

《沙家浜》：如何成为传奇

□ 孙羽津



“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挺然屹立傲苍穹”……这些耳熟能详的唱腔，从现代京剧《沙家浜》诞生至今，已在华夏大地上回响了半个多世纪。时至今日，从剧场到荧屏，从“弹幕”缭绕的长视频到缤纷互动的短视频，再到天南海北大大小小的联欢活动，“郭建光”“阿庆嫂”“沙奶奶”们的身影依然活跃在各类空间和各种场景里。可以说，《沙家浜》塑造的这些英雄形象，连同一段段经典唱腔，已凝结为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融汇到百年以来的红色血脉之中。

我们不禁会问，这部革命历史题材的戏曲作品，何以经久不衰？在笔者看来，关键在于该剧创造性地发扬并延展了京剧艺术的本体特质，实现了叙事与抒情的高度融合，从而成就了诗性传奇的艺术品格和跨越时代的艺术魅力。而这一切要从《沙家浜》长达8年的创作历程说起。

（一）

早在上世纪50年代，随着新中国文艺事业的蓬勃发展，戏曲界不断尝试用古老的戏曲艺术反映现实生活、塑造时代形象。50年代末60年代初，上海市人民沪剧团排演的《芦荡火种》受到广泛关注。这出戏反映了抗战时期地下党员阿庆嫂掩护18名新四军伤病员，坚强而机智地与日伪武装周旋，最终夺取胜利的传奇故事。1963年，时任北京京剧团编剧的汪曾祺等人，将沪剧《芦荡火种》移植改编为京剧，最初命名为《地下联络员》，意在突出地下工作的传奇性。第二年，经过舞台实践之后，汪曾祺等又对剧本作了大量修改，并恢复了《芦荡火种》的剧名，立意、结构和人物形象得到进一步提升。同年，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了京剧《芦荡火种》并予以高度评价，同时建议加强“兵”的形象刻画，突出武装斗争的作用。第三次修订正式完成后，《芦荡火种》易名为《沙家浜》，以郭建光为代表的新四军形象更为丰满，与阿庆嫂这一地下党员形象双峰并峙。自此，现代京剧《沙家浜》为人们所熟知，唱响了大江南北。又经历了几年的舞台实践，1971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推出京剧《沙家浜》的电影

版，至此，《沙家浜》一剧最终定型。

（二）

纵观《沙家浜》漫长的创作历程，最具挑战性的当属从第二稿《芦荡火种》蜕变为第三稿《沙家浜》这个环节。因为《芦荡火种》本来是以反映地下斗争为主线的，它之所以引人入胜，就在于该剧的传奇性。原剧中，郭建光等新四军伤病员是作为配角出现的，他们的任务主要就是在芦荡里隐蔽、坚守，本没有多少戏剧冲突。到了《沙家浜》这一稿，究竟用什么手法突出新四军呢？这实在是对创作者的巨大挑战。

令人叹服的是，这一困境最终被巧妙地化解了。在《沙家浜》中，创作者运用虚实就虚的手法，索性将处于情节发展和戏剧冲突边缘的新四军伤病员置入诗性场域，充分发挥京剧艺术的抒情特质，通过成套唱腔塑造爱憎分明、信仰坚定、感情深厚的新四军形象。比如第二场“转移”，就是在日军即将“扫荡”沙家浜之际，新四军伤病员根据县委指示转移入芦荡。但在这一情节之前，指导员郭建光用“朝霞映在阳澄湖上”大段西皮唱腔，抒发了坚决保卫祖国大好河山、期待早日回到抗战前线的真挚情感。又如第八场“奔袭”，就是表现新四军伤病员身体恢复后奔袭沙家浜的场景。同样地，在这段叙事上，插入了郭建光又一段沁人心脾的西皮唱腔：“月照征途风送爽，穿过了山和水、沉睡的村庄……”这种鲜见于传统京剧的诗化语言与谭派唱腔的醇厚韵味相得益彰，不仅点出了时间和环境，也映衬出此时的新四军的精神面貌。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在情节变化相对较快的场次和叙事性内容占主导地位的唱段中，依然贯穿着诗性气质。比如第五场“坚持”中的第一个核心唱段“听对岸响枪声震芦苇”，其主体是叙事性的，主要表现了新四军伤病员听到枪声后急于出荡杀敌的场景，以及郭建光面对严峻形势的复杂心理活动。然而，唱段最后依然借助了诗性隐喻，通过“漫道是密雾浓云锁芦荡，遮不住红太阳万丈光芒”二句，一举打破前半场持续压抑的氛围，生动展现了郭建光运用毛泽东思想克敌制胜的坚定信念。至



本场最后一个唱段，则是气势恢宏的喷呐唱腔“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此段已完全超越叙事情境，以通篇写意的手法，幻化出电闪雷鸣的严酷场景，郭建光和伤病员们亦歌亦舞，在节奏持续推进的合唱与身段组合中，最终凝定为一幅英雄群像，其声振聋发聩，其形高山仰止，由此全剧推向了最高潮。

（三）

通观全剧不难发现，《沙家浜》的诗性气质不仅浸润于新四军的光辉形象中，即便在传奇色彩很浓的阿庆嫂身上，也有着生动体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第四场“智斗”的三人轮唱，此处的戏剧冲突已臻全剧之巅峰：刁德一怀疑阿庆嫂与新四军有联系，但尚未掌握确凿的证据。鉴于她与胡传魁的关系，刁德一只能施展伐谋攻心之术，步步逼问。在以西皮流水板展开的第一轮智斗中，刁德一先是奉承试探，而阿庆嫂却不卑不亢，试图把刁德一的视线引向胡传魁，并解释自己不过是想“背靠”胡传魁这颗“大树”好乘凉而已。对此，刁德一并不买账，他展开了第二轮智斗，直接点出了“新四军久在沙家浜，这棵大树有阴凉”，无论阿庆嫂承认还是否认，或许都能从她的言语和神色中觅得几分蛛丝马迹。谁料阿庆嫂技高一筹，“顾左右而言他”地唱道：

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
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
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
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
人一走，茶就凉……
有什么周详不周详。

阿庆嫂洞悉了刁德一的圈套，与其在矢口否认与新四军的关系时，被抓住破绽，不如绕开圈套，借用自己的公开身份作掩护，把茶馆老板娘的一面展现得淋漓尽致。这里，阿庆嫂并没有否认与新四军的往来，但即便曾经“相逢”过，也只是尽一个老板娘的“招待”之责，又怎会像刁德一怀疑的那样，与新四军之间“安排照



应更周详”呢？这里，阿庆嫂分明是以退为进，在一段潇洒自如的对唱中，既把自己的无辜说给一旁的“草包”司令胡传魁听，同时也堵住了刁德一那张穷追不舍的嘴。此话一出口，即便是阴险狡诈的刁德一，也不得不承认自己在智斗中败下阵来，说道：“阿庆嫂真不愧是个开茶馆的，说出话来滴水不漏，佩服，佩服。”

如果在现实场景中，或许很难想象阿庆嫂用近乎吟诗的方式回应刁德一。但是在《沙家浜》这部诗性传奇中，全赖“垒起七星灶”数语，把阿庆嫂这位地下工作者的“江湖气”烘托出来。在现实场景中，阿庆嫂的话只是说给胡传魁和刁德一听的；但戏剧演出中，还不得不考虑观众的因素。如果完全以还原真实为目的，阿庆嫂或许只用“我不过是个茶馆老板娘，谁来了都要热情招待，新四军来了不也一样”这样的寥寥数语便能遮掩过去，这样一来，现实中阿庆嫂或许完成了她的职责——麻痹了胡传魁的神经，堵住了刁德一的嘴，但是剧中的阿庆嫂却难以向观众交差——仅二三语，尚不足以让这位机智、沉着、进退周旋于豺狼虎豹之间的地下党员形象深入人心。或许只有超越现实场景、暂时摆脱客观叙事逻辑，借助“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的诗性话语渲染，才能真正让我们感受到一个柔弱女性面对日伪头目的逼问时，是何等心胸，何等从容。

一次观剧之后，我们大概难以完整地记住阿庆嫂、郭建光的一举一动，但只要响起“垒起七星灶”、响起“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的旋律，我们自然会回忆起阿庆嫂、郭建光的鲜活形象，为他们机智从容、坚忍不拔的品格所感动、所鼓舞，这才是一部经典作品的意义之所在。精神永光，诗性不朽。



自从我记事以来，每年的大年三十下午，母亲就是最忙的人。因为她不仅要帮助父亲准备年夜饭，还要独自准备第二天大年初一早上的团圆饭。就像每个中国家庭一样，大年三十和正月初一是一年中最重要的日子，虽然各地的风俗不一样，但过年的喜庆、仪式感却充盈着平常生活的每个瞬间。

大年三十的中午饭后，母亲就打发孩子们去睡午觉，独自一人准备全家第二天的早饭。这件事母亲做了几十年，每年到了这一刻，整个人变得严肃起来。她点上三支香，接着反复洗手，取出精心准备的糯米粉，加入热水，不断手工揉搓搅拌均匀，将米粉调制成条状，用锋利的菜刀将条状的米粉切成一段一段小方块，在母亲的巧手下，不一会儿，一个个可爱的小汤圆就横空出世了。母亲将它们整整齐齐地摆在一个用了几十年的竹编筛子里。筛子用得久了，已经有了岁月的包浆，把手处的地方破了，母亲缝缝补补了多次。十多年前农村老家拆迁，母亲整理旧物。我跟母亲说，这些旧东西就不要带进新家了。母亲狠狠地瞪了我一眼，依然将一些老物件带上。

汤圆在筛子里整整齐齐地排好队后，母亲将一层纱布罩在筛子上，小心翼翼地把筛子放在一个隐秘的地方，随后去整理荠菜。前些年的时候，母亲都是自己顶着寒风去田野里去挑荠菜。母亲将荠菜一颗颗地剪除根，去掉黄叶，整个过程漫长又枯燥。母亲准备早饭的过程近乎虔诚，我和妹妹年幼时她不许我们站在地工作的现场，就怕我们胡说八道。成家以后，我们要去帮帮忙，每年她都是一口回绝，而是独自花费半天时间去准备第二天的团圆饭。因为汤圆在我们老家那里称作团圆，在母亲眼里，一家团圆就是天大的事，她唯一能做的就是将正月初一的团圆饭做好，不能因为团圆饭做不好而影响一家人的团圆。母亲的生活就像一口锅，一生都围绕着锅打转。她最朴素的理念就是把锅的事情做好，让孩子们吃饱穿暖。锅有时是冷的，有时是热的，而只有围着锅转的人，才冷暖自知。

每年大年初一的早晨，都是母亲早起，将家中每个人的饭碗中装满热气腾腾的汤圆和一碗荠菜豆腐。自打我记事起，几十年了，每年的大年初一早饭都是这样一顿充满温情的简简单单的团圆饭。



母亲的团圆饭

□ 陈亮



人到中年后，每当我在人生中遇到困难困苦时，就会想到正月初一的团圆饭，父母健在身体尚佳，家庭团团圆圆，家风就像荠菜豆腐一样清清白白。想到这里，我觉得自己是最幸福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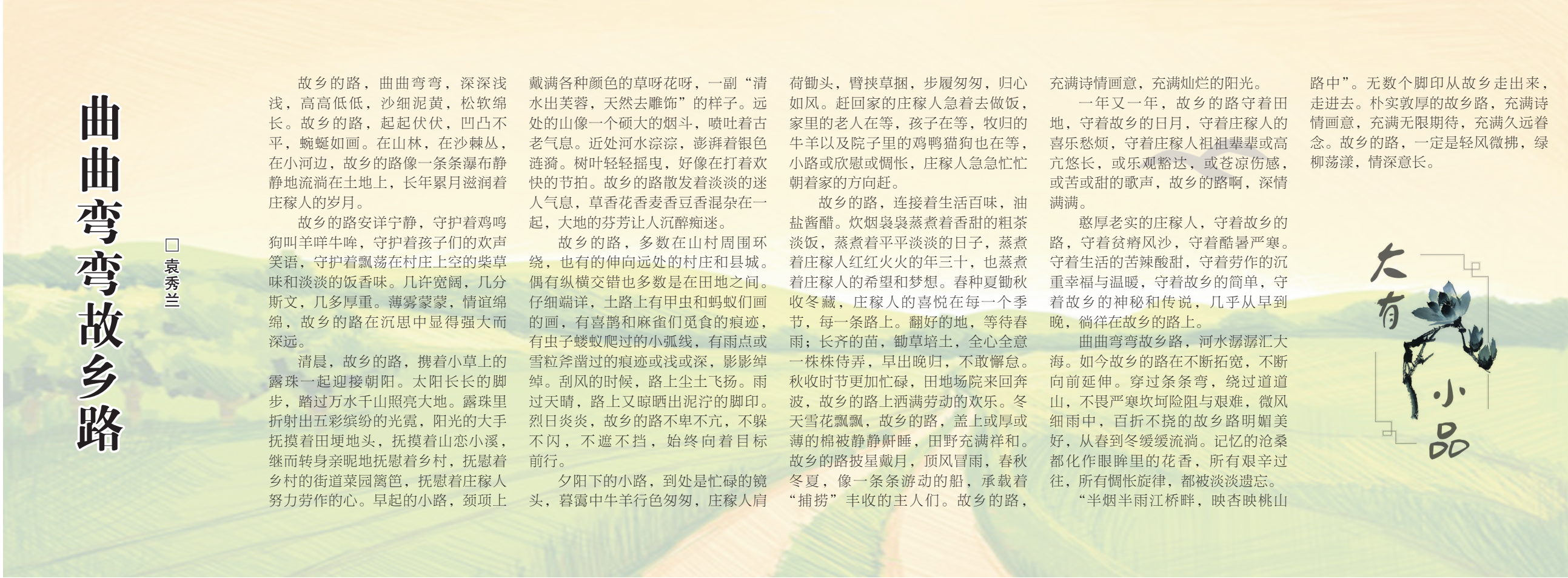
妹妹是医生，这两年，因为疫情和值班的原因，妹妹只能在异地过年。正月初一早上，母亲特意多打两碗汤圆放在桌上，并摆上两双筷子，对我说：“这一碗是你妹妹的，这一碗是你外甥女的，她们两年都没回家了。”说到这里，母亲的眼中依稀有泪花闪烁，但她强忍着，因为大年初一是不该流泪的。

今年，母亲80岁了，时光的流逝让她原本就一般的身体逐渐虚弱。但准备团圆饭这件事，母亲固执地还是要亲手去做。

我想，所谓母子一场，不过是她为你打开生命的旅程，而你要承载她的希望和梦想努力前行。

曲曲弯弯故乡路

□ 袁秀兰



故乡的路，曲曲弯弯，深深浅浅，高高低低，沙细泥黄，松软绵长。故乡的路，起起伏伏，凹凸不平，蜿蜒如画。在山林，在沙棘丛，在小河边，故乡的路像一条瀑布静静地流淌在土地上，长年累月滋润着庄稼人的岁月。

故乡的路安详宁静，守护着鸡鸣狗吠羊咩牛哞，守护着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守护着飘荡在村庄上空的柴草味和淡淡的饭香味。几许宽阔，几分斯文，几多厚重。薄雾蒙蒙，情谊绵绵，故乡的路在沉思中显得强大而深远。

清晨，故乡的路，携着小草上的露珠一起迎接朝阳。太阳长长的脚步，踏过万水千山照亮大地。露珠里折射出五彩斑斓的光霓，阳光的大手抚摸着田埂地头，抚摸着山恋小溪，继而转身亲昵地抚慰着乡村，抚慰着乡村的街道菜园篱笆，抚慰着庄稼人努力劳作的心。早起的小路，颈项上

戴满各种颜色的草芽花呀，一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样子。远处的山像一个硕大的烟斗，喷吐着古老气息。近处河水淙淙，澎湃着银色涟漪。树叶轻轻摇曳，好像在打着欢快的节拍。故乡的路散发着淡淡的迷人气息，草香花香麦香豆香混杂在一起，大地的芬芳让人沉醉痴迷。

故乡的路，多数在山村周围环绕，也有的伸向远处的村庄和县城。偶有纵横交错也多数是在田地之间。仔细端详，土路上有甲虫和蚂蚁们画的画，有喜鹊和麻雀们觅食的痕迹，有虫子螻蛄爬过的小弧线，有雨点或雪粒斧凿过的痕迹或浅或深，影影绰绰。刮风的时候，路上尘土飞扬。雨过天晴，路上又晾晒出泥沓沓的脚印。烈日炎炎，故乡的路不卑不亢，不躲不闪，不遮不挡，始终向着目标前行。

夕阳下的小路，到处是忙碌的镜头，暮暮中牛羊行色匆匆，庄稼人肩

荷锄头，臂挟草捆，步履匆匆，归心如风。赶回家的庄稼人急着去做饭，家里的老人在等，孩子在等，牧归的牛羊以及院子里的鸡鸭猫狗也在等，小路或欣慰或惆怅，庄稼人急急忙忙朝着家的方向赶。

故乡的路，连接着生活百味，油盐酱醋。炊烟袅袅蒸着香甜的粗茶淡饭，蒸煮着平平淡淡的日子，蒸煮着庄稼人红红火火的年三十，也蒸煮着庄稼人的希望和梦想。春耕夏锄秋收冬藏，庄稼人的喜悦在每一个季节，每一条路上。翻好的地，等待春雨；长齐的苗，锄草培土，全心全意一株株侍弄，早出晚归，不敢懈怠。秋收时节更加忙碌，田地场院来回奔波，故乡的路上洒满劳动的欢乐。冬雪花飘飘，故乡的路，盖上或厚或薄的棉被静静酣睡，田野充满祥和。故乡的路披星戴月，顶风冒雨，春夏秋冬，像一条条游动的船，承载着“捕捞”丰收的主人们。故乡的路，

充满诗情画意，充满灿烂的阳光。

一年又一年，故乡的路守着田地，守着故乡的日月，守着庄稼人的喜怒哀乐，守着庄稼人祖祖辈辈或高亢悠长，或乐观豁达，或苍凉伤感，或苦或甜的歌声，故乡的路啊，深情满满。

憨厚老实的庄稼人，守着故乡的路，守着贫瘠风沙，守着酷暑严寒。守着生活的苦辣酸甜，守着劳作的沉重幸福与温暖，守着故乡的简单，守着故乡的神秘和传说，几乎从早到晚，徜徉在故乡的路上。

曲曲弯弯故乡路，河水潺潺汇大海。如今故乡的路在不断拓宽，不断向前延伸。穿过条条弯，绕道道山，不畏严寒坎坷险阻与艰难，微风细雨中，百折不挠的故乡路明媚美好，从春到冬缓缓流淌。记忆的沧桑都化作眼眸里的花香，所有艰辛过往，所有惆怅旋律，都被淡淡遗忘。“半烟雨两江桥畔，映杏映桃山

路中”。无数个脚印从故乡走出来，走进来。朴实敦厚的故乡路，充满诗情画意，充满无限期待，充满久远眷恋。故乡的路，一定是轻风微拂，绿柳荡漾，情深意长。

